

The Social Market Economy

社会 市场 经济

Compatibility
among Individual,
Market, Society
and State

兼容个人、
市场、
社会和国家

Lars P. Feld
Peter Jungen

朱民 周弘
[德] 拉斯·P. 菲尔德 主编
[德] 彼得·荣根

The Social Market Economy

Compatibility
among Individual,
Market, Society
and State

Lars P. Feld
Peter Jungen

社会 市场 经济

兼容个人、
市场、
社会和国家

朱民 周弘

[德] 拉斯·P. 菲尔德 主编

[德] 彼得·荣根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兼容个人、市场、社会和国家 / 朱民等主编.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9.6

ISBN 978-7-5086-8692-9

I. ①社… II. ①朱… III. ①市场经济—德国—文集
IV. ①F151.63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40243 号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兼容个人、市场、社会和国家

主 编: 朱民 等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172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8692-9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德国之谜”的八年探索之旅 ——为《社会市场经济》序

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是一个令人困惑而又着迷的概念。说令人困惑，因为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理念或理想。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其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提出，有很浓的国家资本主义色彩，“二战”之后在备受争议中浮现。过去的 70 年，对社会市场经济从理论、政治、政策到历史都争议不断。说令人着迷，因为它居然把古典学术中如此矛盾的对立面德国化地和谐在一起，并成为德国战后快速崛起与平稳增长的理论基础。

望文生义，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包含三个概念：德国、社会和市场。将这三个概念合为一体，才有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立体概念。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就是把市场自由同社会平衡结合起来。关于市场的概念比较直接，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都是强调自由竞争。关于社会的概

念就比较有分歧，什么是社会的定义？社会公平？保护弱者？政府调控？而如何把两个概念融合在一起，就更有分歧了。市场为主还是社会为主？市场的作用和社会的作用如何融合、协调？此外，市场的社会含义和社会的市场作用又如何交织与互动？这里没有简单答案，只能不断挖掘。

在编译和写作过程中，我们体会到，1949年后第一届联邦德国政府推行的“社会市场经济”的首要内涵是在战后德国经济实践中引入竞争机制、鼓励企业家精神和促进市场自由化。这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核心基础。“二战”以前，德国经济包括政治和社会要素。“二战”时期，德国实施高度管制的经济体制。“二战”之后，德国社会不乏维护这种管制体制的惯性。但联邦德国政府顶住压力，毅然废除了战时及战后几年的价格管制，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推动市场自由化。

社会的概念，则有一个发展过程。首先它意味着在市场自由化过程中打破垄断，其次它要求兼顾社会公平和福利，最后就是打破政府片面、孤立地干预市场的德国传统。社会概念中最为重要的理念是包容、保护弱者，帮助那些没有能力自我帮助的人。这就是社会的责任。

对于市场和社会的融合，德国的理解是十分有趣的。

这种理解既否定从“计划经济”的角度理解，即从合法的国家干预到乌托邦式的中央指令型经济，也反对把“自由经济”视为放任经济体遵循内在市场机制的调节。德国经验认为，倘若竞争的市场秩序可以避免垄断，那么市场经济本身就是社会的。在这里，德国的概念源自德国的理念、文化和一定意义上的哲学。“社会”概念是德国的完美的市场经济中的应有之义，自由竞争是一种精神，是一切的前提。个人责任和个人努力同样是一种精神，是一切的前提和基础。在个人努力的基础上才有帮助弱者的社会救助原则。市场和竞争是实现社会福祉的根本。不过，市场和竞争不会自发形成，需为其构建一个正常运行并且维护人的尊严的制度框架。这里已经超越了竞争秩序，这个制度框架包括社会及社会-政治体制。这就是德国模式。

我们的专业背景大不相同，一位是欧洲历史、政治和人文的专家，一位是经济金融学者，是德国把我们的研究兴趣连到一起。八年前，我们和荣根先生一起，开始了我们称为“德国之谜”的探索之旅。我们首先开始探讨德国货币政策。战后德国的货币政策从管制走向市场化和开放，并在国际化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宏观货币政策和经济调控框架。这个完整的过程是在怎么样的经济和政治大背景下发

生和完成的？又是如何促进联邦德国的经济金融稳定 and 发展的？探索的结果是我们第一本合作的书《德国马克与经济增长》，这本书已经于 2012 年出版。书出得很不容易，我们三人，一位在北京、一位在华盛顿、一位在科隆，全靠业余时间的电子邮件和电话沟通。我们先从浩瀚的文献中选出我们认为最重要和最具代表性的文章，然后翻译、编整。有趣的是，相对于德国人，我们是外国人，我们更具有国际视野并能更从容地进行比较。我们从世界各国的文献中挑选对德国货币政策和经济增长的研究和评论，德文、英文、法文，不亦乐乎。该书在国内出版后，德国央行认为这本书很有意义，填补了德国国内对德国货币政策的研究，又由我们组织把中文翻译成德文出版了德文版。真是应了中国“出口转内销”的老话。

在编译《德国马克与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我们又着迷于柏林墙倒塌后的德国统一。这是一段动荡的历史，是一个非常的时刻，是一场危机，也是一个历史的机遇。柏林墙的突然倒塌，骤然间把两个德国重新统一的可能性和两个德国是否要重新统一并如何统一等问题提到了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的政府、政治家和人民面前。人民在议论和猜测、市场在动荡、货币汇率在波动、政治家在激辩、外交家在折冲，各

种政治方案层出不穷，各种聚会、示威、游行此起彼伏。整个社会在动荡。风起于青萍之末，风是怎么起来的？329天的疾风暴雨，此前此后的前因后缘，整个过程中的谋略、运作和博弈，这一切都让我们着迷。为此，我们于2015年翻译出版了《德国统一史》四大卷和《329天》。

现在，轮到德国之谜的核心了：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诠释。本书的编整更不容易，时空穿梭。先是从百年文献中找出古典的理论，再找当代的学者，从今天回顾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源起、“二战”后的重生、过去70年的争议。更是不亦乐乎。总算完成了。这样，八年间，我们通力合作出版了七本关于德国的书。

今天，我国的经济改革和开放已经走了40余年，回顾往事，风雨经历，殊为不易。今天在我们建立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探索中，重读德国的经验，不无裨益。我们对参与本书的全体译校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对中信出版社不计盈利出版我们这本书，表示真诚的感激。我们对乔卫兵总编辑的真诚襄助，惶惶不知何以为谢。

朱民 周弘

2019年2月12日

社会市场经济的源起

2012 年,《德国马克与经济增长》一书出版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了一次会议,围绕“德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为何好于多数国家”进行了研讨。德国政治家给中国官员的回答是:“我们让市场社会化。”显然,这一回答完全曲解了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于 1948 年提出的,由第一届联邦德国政府在 1949 年推行的“社会市场经济”的内涵。恰恰相反,路德维希·艾哈德决定在经济实践中史无前例地引入竞争机制、鼓励企业家精神和促进市场自由化,这些要素才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基础。

就如何解读路德维希·艾哈德,如何认识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实质,并了解 1948 年特别是 1949 年的德国实践,中德双方进行了多次讨论后,达成了共识:出版一部著作,剖析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问题以及路德维希·艾哈德的思想遗产。由此便有了本书。

1949年5月23日，担任议会委员会主席的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宣告《基本法》（即德国宪法）生效。40年后的1989年11月，民主德国的民众推倒了柏林墙，为民主德国承认《基本法》，加速与联邦德国的统一进程创造了先决条件。2019年德国宪法颁布70周年。我们也可以借此契机回顾两德统一30年来的历程。2019年必定会有很多纪念演讲，其中必然会提及德国宪法的成功，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德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成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奠定于此前一年的1948年6月20日，主要标志是德国马克作为新货币开始启用和路德维希·艾哈德废除了战时及战后几年的价格管制。德国由此开始引入市场经济，允许市场对大量的商品和服务自由定价。彼时，德国还未建立联邦政府和议会。如果已存在联邦政府或议会，那么能否选择实行市场经济并废除价格管制就成悬念了。其实，德国美国占领区美军总司令卢修斯·克莱（Lucius Clay）将军曾约见路德维希·艾哈德，告诫他不能更改价格管制的规定。艾哈德回答说：“将军先生，我没有更改，我把它取消了。”卢修斯·克莱说：“艾哈德教授，我的所有顾问都告诫我，在德国实行市场经济行不通。”艾哈德则回复说：“不必担心，我的所有顾问也是这样建议

我的。”

不过，市场经济在联邦德国确实成功了。试行之后，商店橱窗里摆满了商品。虽然普罗大众并不是立即就接受了市场经济，但最终联邦德国创造了经济奇迹。梅尔热耶夫斯基（Mierzejewski）写道：“在德国历史的转折点，与所有极端政治派别相比，艾哈德提出的才是切实可行且稳健的方案。”

究其根本，艾哈德引入市场经济，推动市场自由化，并兼顾社会公平和福利。他打破了垄断、卡特尔和政府对市场进行片面与孤立的干预的传统。通过在联邦德国引入市场经济的关键步骤，他实际上改写了联邦德国从未真正实行过市场经济的历史。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成功的秘诀在于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推动市场自由化。若竞争的市场秩序可以避免垄断，则市场经济本身就是社会的。路德维希·艾哈德 70 岁时曾对弗里德里希·A. 冯·哈耶克说：“哈耶克教授，请您不要误解。社会市场经济其实无须‘社会’二字，‘社会的’是社会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由于社会市场经济比其他任何经济体制都更有效率，因此我们才能考虑帮助那些没有能力自我帮助的人。”按照艾哈德的逻辑，社会市场经济既

不庇护工人，也不偏袒企业主，而是捍卫消费者利益。社会市场经济建立在竞争机制、社会救助原则和个体责任的基础上。

市场和竞争是实现社会福祉的根本。不过，市场和竞争不会自发形成，需为其构建一个正常运行并且维护人的尊严的制度框架。这就是德国的“秩序自由主义”，特别是弗莱堡经济学派思想的核心要义。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弗莱堡大学经济学教授瓦尔特·欧肯（**Walter Eucken**）和法学教授弗朗茨·伯姆（**Franz Böhm**）。弗莱堡学派另一代表人物莱昂哈德·米克施（**Leonhard Miksch**）是欧肯的学生，曾在战后艾哈德领导下的经济部工作，起草了 1948 年废除价格管制法的文件。

“社会市场经济”概念是 1947 年由阿尔弗雷德·米勒-阿尔玛克（**Alfred Müller -Armack**）首先提出的，他在 1965 年写道：“我很乐意传承瓦尔特·欧肯及其同僚力求在经济运行中恢复竞争机制的思想。我确实一直认为，过分强调以竞争秩序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手段太片面。因此，除了竞争秩序，我还建议纳入社会及社会 - 政治体制，但要采取遵从市场规律的措施。”米勒 - 阿尔玛克的思想来源于基督教教义的社会传播，1946 年在他拜访过弗雷登 - 埃尔维克修道院后得到进

一步发展，不过也可能与儒家思想有关。

客观地看，秩序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特别是弗莱堡学派对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建立产生了重要影响。实际上，艾哈德自认为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或借用亚历山大·吕斯托夫（Alexander Rüstow）在德国经济学会（German Economic Association）1932年年会上的讲话，与传统自由放任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相比，更确切地说他是一个新自由主义者。艾哈德是奥本海默（Oppenheimer）的学生，却深受欧肯、洛普克（Röpke）、吕斯托夫以及哈耶克等人思想的影响。不过，由于艾哈德需要获得很多政治集团的支持，他并不像其他德国秩序自由主义者那么故步自封。1966年艾哈德被迫辞职时，联邦德国经济已达到有史以来最繁荣的水平。

20世纪40年代末和20世纪50年代初，大多数西方国家，特别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都赞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的“经济短期稳定”的主张，德国却强调通过运用一种新的“秩序政策”（Ordnungspolitik）不断纠错来获得长期稳定。在德国，此举并非历史上首次尝试。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其著作的德文版序言中曾指出，“二战”后的联邦德国是最不可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欧洲国家，反而是战胜国选择了社会主义或计划经济。结果是，联邦德国在经济

发展上成为欧洲最成功的国家。在联邦德国，广大民众强烈认同所谓“经济奇迹”（*Wirtschaftswunder*）的事实。曾担任《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编辑的尤尔根·耶斯克（Jürgen Jeske）称之为“看得见的繁荣之手”。

发行德国马克最重要的美国支持者之一是爱德华·特南鲍姆（Edward Tenenbaum），他认为自己的想法与当时在弗莱堡研究如何构建战后联邦德国经济秩序的瓦尔特·欧肯如出一辙。特南鲍姆是卢修斯·克莱将军身边的幕僚，而克莱将军曾与艾哈德有过那段著名的经典对话，他还因曾对联邦德国和联邦德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能性的见解而为世人熟知。

中德两国选择了两条有趣的并行发展路径。在联邦德国，路德维希·艾哈德 1948 年决定快速向市场经济转型。1949 年之后，中国决定实行高度集中的国家经济。直到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中国才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型。如今，德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经济模式之一，而中国是亚洲最具经济活力的国家。中国显然非常了解市场经济在实现国家繁荣和社会福祉中的重要作用。不过，如何构建一个正常运行且维护人之尊严的市场经济制度框架，仍

然是包括中国和德国在内的很多国家持续讨论的问题。

在欧盟内，特别是在欧洲货币联盟内，有些成员国并未将德国秩序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和实践真正视为经济成功的基础。相反，秩序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受到严厉批评，甚至有些批评者要求德国政府为在欧元区危机时采取的有害立场承担责任。虽然秩序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可能预见到欧洲货币联盟结构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银行业联盟等自身改革问题，但德国政府在欧元区危机期间的经济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本国正当经济利益考虑而制定的。

因此，政治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在公共媒体上有关德国秩序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讨论，也是促使我们编写这本书的原因，我们希望能够借此提高世界各国对秩序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知。我们的研究方法包括为读者提供阐述秩序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原始文本，然后邀请原文涉及的相关领域权威专家撰写简要评论，目的是将原文内容与当代背景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拉斯·P. 菲尔德 彼得·荣根

2019年1月22日

目 录

序 一 “德国之谜”的八年探索之旅——为《社会市场经济》序

朱民 周弘 / XIII

序 二 社会市场经济的源起

拉斯·P. 菲尔德 彼得·荣根 / XIX

第一章 秩序自由主义与社会市场经济

拉斯·P. 菲尔德 艾克哈德·A. 科勒 丹尼尔·尼安提德 / 001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蓝图于 20 世纪 30 年代在弗莱堡由弗莱堡经济学院绘制而成。在瓦尔特·欧肯和弗朗茨·伯姆的引领下，弗莱堡学派在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经济集体主义之间开辟了“第三条道路”。这一经济思想后来被称为“秩序自由主义”或德国版的“新自由主义”。在欧元危机期间，秩序自由主义作为预设德国立场的主要思想来源而被广泛讨论。

第二章 1936 年的秩序宣言：我们的任务

弗朗茨·伯姆 瓦尔特·欧肯 汉斯·格罗斯曼-德尔特 / 019

第三章 什么样的经济和社会系统？

瓦尔特·欧肯 / 041

为解决历史学派与理论经济学派之间的“二律背反”问题，欧肯提出了一种以规则为导向的经济学方法。这种方法对理解秩序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观点极为重要。首先，将规则水平视为经济改革的联结点；其次，将规则作为经济分析的重点。总体而言，欧肯的经济政策研究集中于受制定原则保护的规则水平。欧肯尝试通过规范性原则避免经济宪法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并设想了一个能同时增进生产者和消费者福利的经济制度。

第四章 市场经济中的法治

弗朗茨·伯姆 / 075

社会市场经济将个人自治作为一个构成原则。弗朗茨·伯姆是将合同、责任和个人财产权自由纳入极其复杂的经济宪法方案的策划者。作为竞争法教授和专家、基督教民主党联邦议院议员，伯姆坚定地支持制定德国竞争法，而这部法律后来成为欧盟竞争法的蓝本。